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天艺文化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福赛特世家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 著



医药学院610 2 01384365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福赛特世家 下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福赛特世家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二章 索密斯去试探其家族

在那许多珠光宝气的商店当中，它们那布置的琳琅满目的橱窗使伦敦西城大为增辉，盖维斯·柯蒂高尔首饰铺是索密斯认为最最“有吸引力”的一家——这是个新近才时髦起来的名词。他从没有像他叔父史悦辛那样喜欢宝石过；自从伊莲在一八八九年离开家，丢下他送她的那些亮闪闪的金银首饰后，他对这种形式的投资就厌恶起来。可是碰到一颗好钻石时，他依然认为是一颗好钻石，所以在伊莲生日的前一个星期里，他上家禽街或者从家禽街回来的途中，总要找机会在几家大珠宝店的门口停留片刻；在这些大店里，你即使不能一分钱买一分货，但至少货色是不错的。

从那一次坐了佐里恩的车后，他一直就在肚子里打算，而且愈来愈认识到自己一生中这一个时期是极其关键的；他非得采取行动不可，而且不能错一点。他有一种相法，冷静而理智，要留种就趁现在，要成家立业也趁现在，如果不行就只好死掉这一条心；可是现在，他对这个过去曾经热衰过的妻子，自从上次见面后，心里还藏着一种欲望，而且深深觉得这样白白放过自己的妻子简直是违反人情之常，这也与福赛特家人从不张扬的尊贵传统不符合。

他曾经向皇家法律顾问德里麦请教过关于威尼弗烈德讼事的意见——他觉得窝特布克要好得多，但是他已经当了法官（任命得这样晚，简直使人像往往一样怀疑这是一个政治手腕）——德里麦忠告他们马上办理，好取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索密斯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等到他们获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之后，那就得看是否遵守判决。如果不遵守的话，这就构成法律上的遗弃，他们就可以收集证据，以证明品行不端，提出离婚请求。这一切索密斯全都明白。他们还说德里麦是首屈一指呢。他妹妹的问题这样简单还要经过这些复杂的手续，使他更加对自己问题的解决没有信心了。事实上，从各方面看来，伊莲回来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她现在还觉得很委屈的话，难道他就没有委屈么？他也要静一静，原谅原谅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并且忘掉自己的痛苦啊！他至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而这个世界又是妥协的世界啊！给她的享受可以比她现在的享受好得多。

他还会给她留下一笔很大的赡养费，并且不会使她有任何不便。这些日子他时常端详自己的仪表。他从来就不是达耳提那样的一个风流人物，也从来没有幻想自己是一个情场圣手，但是他对仪表却有相当的信心——这是有根据的，因为他身材长得匀称，保养得好，眉清目秀，健康，血色少些，但是看不出一点纵酒或者其他不好的象征。那只福赛特的下巴和心思集中的神情在他看来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要他自己来说，他身上没有哪一处令人讨厌。

人本来是天天靠思想和愿望生活的，因此虽然离目标还有很远，那些想法慢慢也就变得很自然了。只要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充分证明自己决心既往不咎，并且想方设法博取她的欢心，她不会不回到自己身边来的？

因此十一月九号那天早上，他就走进了盖维斯·柯蒂高尔首饰铺买了一只钻石别针。“四百二十五镑，先生，便宜得不得了。这才是阔太太们戴的。”这句话正符合他的心意，所以很痛快地就买下来，他把那只扁扁的绿摩洛哥皮的盒子揣在怀里上了家禽街，一天当中，有好几次打开盒子来看，七粒钻石躺在椭圆的丝绒垫子上，嫩汪汪地放着光。

“如果女太太不喜欢的话，先生，随时都可以换掉。你只管放心好了。”如果能真的放心得了，就好了！他办完一大堆事务，这是他知道的惟一能使自己冷静的办法。正在办公时，来了一个电报，内容很详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办所发来的，还提到一个女侍役的姓名住址，答应随时都可以出面作证。索密斯最痛恨的就是弄得丑声沸沸扬扬，这封电报又及时地刺激了他一下，给提个醒。他坐地道车上维多利亚车站去时，在晚报上看到一条最新的离婚诉讼，这对于他的复合愿望又是一个新的推动力。凡是一个真正的福赛特，心里烦躁不安时，总是想到要回家；这种使这家人坚强而巩固的集体倾向，使索密斯决定回到公园巷去吃晚饭。他不打算向家人吐露他的心思，也没法去吐露——他太沉默寡言，而且太顾及面子了——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而且会祝他成功；想到这里他觉得很高兴。

詹姆士的兴致不高；原先被可鲁葛那个无耻的通牒所燃起的热情，经过上个月战事的轻微进展和“泰晤士报”上要大家努力的呼吁，等于浇了一盆冷水。他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局。索密斯不断地提到布勒^①，想趁此使他高兴一点。可是他说不上来！就拿从前的考莱

^① 布勒是波尔战争开始时英国的统帅，后来一再吃了败仗，才改派罗伯兹代替他。

说吧——结果死在那座山上，还有这个史密斯夫人城困守在盆地上^①，在他看上去情况坏透了；他觉得他们应该派海军出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角色，上次在克里米亚打得真出色。索密斯扯开了话头。威尼弗烈德收到瓦尔的来信，牛津大学在古伊·霍克司节^②那天喧闹得厉害，还有一个营火会，他涂黑了脸，因此没有人认出来。

“啊！”詹姆士喃喃说，“他是个聪明人。”可是说了不久就摇起头来，说他不知道瓦尔会变成怎样的人，一面苦苦望着索密斯，不断地唠叨索密斯始终没有生一个儿子。他很想有一个姓自己姓的孙子。而现在——唉，成了这个样子！

索密斯退缩了一下。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要他坦白心里的秘密。爱茉莉看见索密斯脸色尴尬，就说：

“无聊，詹姆士；不要这样说！”

可是詹姆士，谁也不看，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看罗杰、尼古拉和佐里恩；他们全有孙子。史悦辛和侗摩西从来没有结婚。他自己能够做到的都已经做了；但是不久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就像这一大堆话给了他很大安慰似的，他沉默下来，用一只叉子吃着羊脑和一块面包，并且把面包吞了下去。

索密斯一吃完晚饭就借口走掉。天气并不是那么寒冷可是他却穿上皮大衣，这样可以替自己抵御一下这一天时时袭来的神经战栗。在潜意识里面，他知道比穿一件普通平常的皮大衣看上去神气得多。接着，摸一下胸口的那只扁皮盒子，他就走了。他平时对抽烟不感兴趣，可是却燃起一支香烟，一面走，一面小心翼翼抽着。他漫漫地沿着海德公园驰道向武士桥走去，打算在九点十五分时间到达采尔西。她在这种鬼地方每天晚上干什么呢？女人是多么神秘啊！和她们生活这样接近，却一点对她们不了解。不知道波辛尼那可恶的家伙哪一点使她这样为他疯狂？说到底，她的所作所为的确近于疯狂，疯狂得就像着了魔一样，使她简直不顾一切，毁掉她自己也毁掉他的一生！刹那间他突然变得高傲起来，就好像自己是故事里面的那种充满基督精神的男人，就要使她重新获得人生的一切希望，原谅她，忘记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且成为她的前途救星。在武士桥岗哨对面一棵树下面，清澈的月光照着地面，他重又掏出那只摩洛哥皮盒子，让那些宝石把月光映成五彩。对的，这都是极好的光泽！可是，当他用劲关上

① 史密斯夫人城在纳塔尔，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被波尔人围困，次年二月二十八日方才解围。

② 一六〇五年十一月五日，英人古伊·霍克司在上议院埋伏炸药，阴谋炸死英皇，事发被捕，后来这一天就叫做古伊·霍克司节；英国一些贵族学校的大学生在这个节日要烧掉象征霍克司的草人，并且喧闹。

盒子时，他心里打了一个寒颤；他加速步伐向前走去，两只戴了手套的手在大衣口袋里勒得紧紧的，简直希望她不在家最好。一想到她那样神秘又使他着了慌。一个人在公寓里吃晚饭，夜夜如此，——而且穿着晚礼服，就像假装着在交际似的！还弹钢琴——弹给自己听！看那个样子，连一只狗或者猫都没有。这使他忽然想起自己在麦波杜伦养的那匹牝马，专管上车站用的。只要他上马厩去，它总是孤独地在那里打瞌睡，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它总比出去的时候跑得轻快些，就好像急于要回到马厩里那种冷清生活似的！“我要待她好，”他心里胡乱想着。“我要非常小心！”瞬间，索密斯的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领在心里变得充实起来，使得他走到坎辛顿车站对面时竟而做起白日梦，而这种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领，是戏弄人的造化过去好像一直吝惜赋予他的。在金斯路上，一个汉子从酒店里踉踉跄跄走出来，拉着一只手风琴。索密斯有很长时间呆呆地望着那汉子在人行道上随着自己拉出的刺耳的琴声疯狂地跳舞，接着自己就走过马路，避免和这种醉鬼撞上。一夜的拘禁！人是多么的愚蠢啊！但他这种躲避的举动已被那汉子发觉了，从马路对面传来一连串的痛快的辱骂。“希望有人把他拘走，”索密斯恶狠狠想着。“街上这么多的单身女人，让这种流氓乱闯！”走到他前面的一个单身女子引起了他这种念头。那女子走路的架式好像很熟悉，而且当那女子在他要去的街角上转弯时，他的心开始激动地跳起来。他赶快走到街口转弯的地方看清楚。没错！就是伊莲；她在那条肮脏小街上走路的姿态没有错。她又转了两个弯，他在第二个转角上，看见她走进自己的公寓房子。这时他连忙跑上几步，看清楚是她，就快步走上楼梯，刚好撞见她站在自己公寓门口。他听见她用钥匙开门的声音，就在她开门时吃了一惊转过身时，自己刚好赶到她身边。

“不要慌，”他喘着粗气说，“我刚巧碰见你。让我进来坐一会。”

她一只手已经掩着胸口，脸色苍白，眼睛瞪得很大，后来好像是镇定下来，点了一下头，说，“好吧。”

索密斯关上门。他也需要平静一下，所以在走进那间小客厅的时候，他整整捱了有一分钟，深深地呼了几口气使自己的心跳得慢下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拿出那只摩洛哥皮盒子来未免显得着急。然而不拿出来这样和她当场僵持着就找不出什么来的借口。处在这种尴尬情况下，他对这一套借口和解释的行头完全变得不耐烦起来。这是一出戏——整个是一出戏，而且非硬着头皮唱不可！他听见她说话了，用一种不高兴的声音，夹带着怜悯！

“你又来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不愿意你来吗？”

他打量着她的衣服——一件深褐色的花丝绒，黑貂领子，一顶用同样料子做的小圆帽。她穿这些衣服非常适合，显然的，她还有余钱买衣服呢！他没有头绪地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买了一样东西，”就拿出那只绿摩洛哥皮的盒子递给她。

“哎！不要——不要！”

索密斯打开了盒子；七颗钻石在浅灰色丝绒上发出光彩。

“为什么不要？”他说。“就算表示不再痛恨我不行吗？”

“我不能。”

索密斯拿出别针来。

“我看你戴起来是什么样子。”

她向后退了两步。

他走近两步，一只手伸了出来，拿着别针，碰到她胸前的衣服。她又退后两步。

索密斯放下手来。

“伊莲，”他说，“过去的事情忘掉它。如果我能做到，肯定你也能做到的。我们来重新开始，就像过去没有发生那事情一样。好不好？”他的声音里透着某种饥渴，眼睛注视着她的脸，显出恳求的神情。

她已经等于抵着墙壁站着，这时候咽了一口气，等于她的回答。索密斯继续说下去。

“你难道真的愿意把一生的时间抛在这种地方吗？回家去，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我可以发誓。”

他看见她脸上讽刺地战栗起来。

“是啊，”他又说，“但这一次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要——我要一个儿子。不要再这样了！我的确要一个。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两次把头甩向后面，就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还是看见伊莲盯着他的两只眼睛，阴沉的神色带有一种激动的恐惧，使他清醒过来，由痛苦的语无伦次状态转为愤怒。

“这难道有什么不近人情？”他愤怒地说。“跟自己的妻子要一个孩子难道是不近人情？你害了我们的一生，而且把一切都搞得很糟。我们只像半死人一样活着，没有丝毫希望。你想想，虽然你过去做了那些事情，我——我仍旧要你做我的妻子，这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说话呀，天哪？说话呀。”

伊莲像要说话，可是没有说出来。

“我并不想吓你，”索密斯说，口气温和了一点儿，“谁知道。我只是要你知道我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你回去。我想你。”

伊莲的下半截脸用手遮着，可是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好像靠这双眼睛禁止他接近似的。这时候，许多年来的孤独，和痛苦的回忆，自从——啊，从什么时候起——几乎自从认识她起，索密斯胸中涌起一片巨浪；脸上显出一阵怎样也控制不住的抽搐。

“现在还来得及，”他说，“还来得及——只要你信得过我。”

伊莲把手从唇边拿开，两只手在胸前作了一个痛苦的姿势。索密斯一把抓着她的手。

“不要！”她低声说。可是他仍旧紧紧地抓着，竭力盯着她那双坚毅的眼睛看。后来她静静地说：

“我单身一人住在这里。你的举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他立刻松开手，就像避开烙铁一样，转过身去。世界上真会有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吗？难道她到现在还对她那次粗暴的占有行为耿耿在心吗？难道他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他头也不抬起来，固执地说：

“你非得回答我。我提出的是男人全都不愿意提的，我要一个——一个理智的回答。”

这时几乎出于他的意外，他听见她回答了。

“你得不到一个理智的回答。理智与它没有丝毫关系。你只能知道一个残酷的真理。我宁可死。”

索密斯两眼瞪得大大地望着她。

“噢！”他说。这时他突然觉得什么也说不出，也没法动作得了，就像一个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该怎样对付，或者这样说，把自己怎样办时所感到的战栗一样。

“噢，”他又补充了一句，“有这样坏吗？真是的！你宁可死掉。太好了！”

“很对不起。你要我回答。我不能撒谎，你说呢？”

这句古怪的由衷之言倒让索密斯清醒过来。他把项圈放在盒子里，关上盒子，放进衣袋。

“这是真话！”他说，“女人会说什么真话。全是神经——神经。”

他听见她低声说：

“对了；神经从来不隐瞒事实，你难道没有发现过么？”他不做声，心里胡乱在想，“我要恨这个女人。我要恨她。”问题就在这里！他真的能够恨她就好了！他瞥了她一眼，她抵着墙站着一动不动，昂着头，双手紧紧勒着，像等待枪毙的犯人。他赶快说：

“我一点也不相信你的话。你有个情人。你要是没有情人，决不

会这样——这样蠢。”从她眼睛里的表情，他认识到自己说话有点没有逻辑，太像过去同居在一起时那样随便讲话了。他转身向着门口，可是没有走出去。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东西阻挡着他——福赛特性格里最深藏和最隐秘的气质，那就是不能放下手，看不到自己的顽强性是多么荒唐和不可救药。他又回过身来，站在那里，背抵着门，就像她背抵着墙一样，一点儿出没有意识到两个人这样隔开整个的房间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你除掉自己之外，有没有想过别的人？”他说。

伊莲的嘴唇颤动起来；后来缓缓回答说：

“你可能没有想到，在我们结婚的头一个晚上我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不可救药的错误；你有没有想到我有三年一直都在挽救——你可知道我一直都想挽救吗？这难道是为我自己？”

索密斯气急败坏地说：“谁知道你为的是谁，我从来就不了解；我永远不会明白你的心思。你过去要什么有什么；现在你还可以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可以要得更多。究竟我哪一点令你讨厌？我明明白白地向你提一个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问得很愚蠢，又继续激动地说：“我又不跛，又不讨厌，又不腻味，又不傻里傻气，是什么呢？我又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她长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

她两只手勒在一起，那种姿态令他很惊奇。“今天晚上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是——我是希望——我是真诚地希望抹掉过去，让我们重新开始。可是你回答我的只是‘神经’、沉默和叹气。没有一句实在话。就像——就像个蜘蛛网。”

“对了。”

这句低声回答从房间对面传来重又使索密斯火冒三丈。

“好吧，我可不愿意落在蜘蛛网里。我要割掉。”他一直走到她面前。“你听着，”他走到她面前到底想做什么，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可是当他走近时，他忽然被她衣服上熟悉的香味打动了。他两手搭着她的肩头，弯下来吻她。他吻到的并不是嘴唇，而是嘴唇瘪进去的一条细硬线；他的脸随即被她推开；他听见她说：“啊，不要！”他心中充满了羞耻、内疚和徒劳的感觉；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去。

第三章 再次拜访伊莲

佐里恩看见珍正在帕丁顿车站等他。早饭时她接到了电报。她的一间画室和两间卧房，就在圣约翰林一个什么花园那儿；她租这儿的目的是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这样既没有不怀好意的邻居老太太的监视，也没有家仆经常给她带来的诸多不便，她可以夜以继日地随时招等她的那些可怜虫，一些自己没有画室的可怜虫，经常光顾珍的住处。她无拘无束的生活，觉得非常开心，而且始终保持着一种处女的热情；过去她对波辛尼的狂热——再加上她那种福赛特式的执著，她想肯定会让波辛尼感到很厌烦——现在她给那些在艺术界中居于劣势和大器晚成者广泛布施”。实际上她是把那些她认为是天才的人变成真正的天才人。她的保护主义思想歪曲了她的正确判断力。可是她既忠实又慷慨；她总是与学院派和商业界的专制意见抗争，所以虽然她的收入相当可观，存折上却总是入不敷出。

她去帕丁顿车站之前，刚刚探望爱里克·柯布莱回来，心里憋着一肚子的闷气。一家鬼画店竟然拒绝这位直头发的天才开个人画展。那个可恶的经理看了他的画之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只能是亏本的买卖。”没有骨气到了透顶的市僧典型，竟用如此手段来对待她最关心的可怜虫——柯布莱毕竟是非常贫穷，而且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需要他养活，她不得不又破费了一次——弄得那张可爱的小脸现在不冒火，金红的头发也比平时显得更红了。她亲了父亲一下，就同他上了马车，她有很多事要向他倾诉，相反，他也一样。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谁先说？

佐里恩刚说了一句：“亲爱的，我找你来的目的是——”只见她的蓝眼珠忽闪闪转动——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知道她有心事。

“爹，我难道一点都不能动用我自己的钱吗？”

“只能利用钱，亲爱的？”

“太蛮不讲理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总得想个法子才行。我得知有一家小画店要拍卖，我只要一英镑就可以买下来。”

“一家小画店，”佐里恩喃喃说，“看起来不像过高的要求。可是你祖父老早见到了。”

“我觉得，”珍有点恼火地说，“如此在金钱上算计，真让人吃不消，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那么多天才因为没钱而被埋没。我不打算结婚生孩子；为什么不能让我拿来做点事情，为什么非得放在那里不用，预防不可能存在的万一呢？”

“亲爱的，我们是富赛行家族的人，”佐里恩用家长的口吻说，这种口吻让他爱冲动的女儿无法接受，“福赛特家世代代留传下来的，你知道，就是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孙男孙女，但是为了防备他们的子女死在父母之前，他们一定要立下遗嘱，只有在他们父母去世之后，财产才能归自己所有。你能搞明白吗？我也不懂，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一贯坚持的是，想尽办法把财产保留在家族以内，决不能让利权外流；如果你没有结婚就死掉，你的钱就归佐里和好丽以及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结婚的话。所以不管你们怎样胡来，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过穷日子，难道你们还不满足吗？”

“可是我能不能借用一下呢？”

佐里恩摇摇头。“当然你可以租一家画店，只要你能够支付得起就行。”

珍嘲讽地哼了一声。

“对了；不遗余力的去帮助人家。”

“亲爱的孩子，”佐里恩颤微微地说，“说来说去还不是一样吗？”

“不同，”珍说，这时她变得精明了，“我一万镑可以盘下来，那就是一年只出四百镑。如果租下来，我一年支付一千镑租金，如果盘下的话我就可以节省出五百镑。我假如能盘下那家画店，爹，我想我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啊！眨眼间，我就能使爱里克·柯布莱成名，以及很多人成名。”

“功到自然成。”

“在他们死了之后。”

“你可知道，亲爱的，有谁活着成名之后还会有发展的？”

“知道，就是你，”珍勒一下父亲的胳膊。

佐里恩大吃一惊。“我吗？”他嘴里咕哝着。“哦！嗯！现在她要我帮她的忙了。我们——我们福赛特家人——还真有一套达到目的本事。”

珍和他紧挨着坐在车子里。

“我的好爹爹，”她说，“你盘下那家画店，我每年付给你四百镑。这样我们两个人都有利可图。再说，这也是一项很好的投资。”

佐里恩推托起来。“你想想看，”他说，“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去盘下一家画店是不是有点太掉价？而且，一万镑也不是个小数目，我

又不是什么生意人。”

珍带着敬佩的神情审视着他。

“当然你不是，可是他的生意经很不错。我能保证咱们肯定能赚钱。让那些混账的商人和买画者自惭形秽一下，这是最好的办法。”她又轻拍一下父亲的胳膊。

佐里恩显出在失望的表情。

“这家可爱的画店在哪里呢？我想地理位置一定非常优越吧？”

“在科克街附近。”

“啊！”佐里恩想，“我早知道在哪里，可能以前我就买下了！”

“好吧，让我考虑一下，但是现在不想提它。你记得伊莲吗？咱们一块去看看她。索密斯又在追她了。如果我们能够给她找个去处暂时躲躲，或许情况会好一些。”

躲难这个词是他不经意用上的，可是最能引起珍的兴趣的也是这个字眼。

“伊莲，我不知道她有麻烦——当然！我非常愿意去帮她。”

现在轮到佐里恩勒一下珍的胳膊了，这算是表示对女儿的佩服，佩服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此果敢而目光远大。

“伊莲很高傲，”他说，眼睛瞥了一下珍，看见珍非常拘谨疑窦顿生；“帮她的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一定要谨慎些儿。问题就在这里。我先给她打下电话，叫她等我们，我们把名片递上去。”

“索密斯我真受不了，”珍下车时说，“只要是不出名的作家的作品他都瞧不起。”

伊莲就在所谓的彼得蒙旅馆的“女宾”客厅里。

正义的力量是珍的最在优点，她径直走到老友面前，吻了她的面颊，就一起在旅馆里那张从未有人坐过的沙发上坐下。佐里恩能够看出那种至诚的宽恕深深打动了伊莲的心。

“索密斯又来找你的麻烦吗？”他说。

“昨天晚上他跑来看我；要我跟他回去。”

“你想回去，对吗？”珍叫出来。

伊莲微笑，摇摇头。“可是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她低声说。

“那只能怪他自己；他当时就不该和你离婚。”

佐里恩想到当年珍迫切的希望不要闹出离婚案，以免使她已死去的不忠实的情人受辱。

“我们还是听听伊伊的建议吧，”他说。

伊莲的嘴唇微颤，泰然自若地说：

“我最多能给他一个新的托辞。”

“这叫什么话，”珍叫出来。

“能不能想个别的方法？”

“不谈这个，”佐里恩静静地说，“没有好情，”他讲了一句法文。他以为伊莲要哭出来；只见她条地站起来，转过身去，默默地站着，抑制自己的情绪。

珍忽然说：

“我去找索密斯，跟她说明白，不让他来烦你。他这么大年纪还想些什么？”

“想要个孩子。这也是人之常情。”

“想要个孩子，”珍鄙夷地叫出来，“啊！想得还不错啊！好把他的钱留下来。他若是真想要儿子的话，随便找个人生一个不就得了；那时你就可以跟他离婚，他就可以跟那个女人结婚。”

佐里恩忽然觉得带珍来是错误的——她的极端偏袒不亚于替索密斯办事。

“最好还是让伊莲住到咱们罗宾山去，等事情弄清楚再说。”

“当然可以，”珍说，“不过——”

伊莲看了佐里恩一眼——此后他经常想那一眼的用意是什么，但总是不得知。

“不行！我只能给你们添麻烦。我到国外去。”

从她的声音里，佐里恩知道她已经拿定主意了。他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念头：“如果那样的话，我只能到国外才能见到她。”然而他说：

“你想，如果他也跟了去，你在国外不是更加无依无靠了吗？”

“这个我没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珍猛然站起来，在客厅里踱着步。“真是欺人太甚，”她说，“为什么人要受这虚伪的法律的磨，永远遭受痛苦，永远没有办法可想呢？”正当这时有人进来了，珍静静地站着。佐里恩走到伊莲面前。

“你需要钱吗？”

“不需要，谢谢。”

“我替你吧公寓租出去，好不好？”

“好的，佐里恩，你就看着办吧。”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这样的话，你暂时不到采尔西那里去了，是不是？”他焦虑的说，自己觉得有点异样。

“不去了，我已经把用的东西全拿来了。”

“你想着告诉我们你在国外的地址。”

她向他伸出手来。“你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可是长在沙滩上，”佐里恩说，紧紧握着她的手；“我很高兴能效犬马之劳，你记着这个。如果你有什么变动的話，请告诉我——过来，珍，和伊莲告别。”

珍从窗子那边过来，拥抱着伊莲。

“不要去想他，”她轻声说，“高兴一点吧，上帝保佑你！”

伊莲眼含热泪，嘴角略带几丝微笑，想起过去的一切。父女俩悄悄地走开，途经那个曾打断他们谈话的妇女，她正在翻阅桌上的报纸。

走到国立美术馆的对面，珍突然叫起来：

“真有一种不要脸的畜生和混蛋的法律！”

佐里恩没有理睬她。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无论何时，都能用冷静头脑去思考问题。至于法律——法律天生是把人性看得很低下的，也就是为了伺候低下的人性而设的。他觉得再跟自己女儿待在一起的话，或许会说出什么脏话来，就告诉她要赶火车回牛津去；他雇了一辆马车，自己去看脱尔诺的那些水彩画，并告诉他，他会考虑买画店的事。

但是他心里想的并不是画店，而是伊莲。据说，怜和爱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话，他相信自己有爱上她的可能，因为他非常同情她。试想她这样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在欧洲飘泊流浪！“我真希望她头脑冷静些！”他想，“否则，很容易步入绝望的境界。”事实上，自从她失业之后，他无法想像出她该怎样生活下去——她这样一个人，一点求生的欲望都没有，然而却是许多人追逐的目标！他如此忧虑，好像不仅仅就是一点点担心。女人在走投无路时，时常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不知道索密斯现在怎么样？”他心里想。“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而且恐怕他们还要说她是自作自受呢。”上火车时，他有点心不在焉，又是恨，差点连车票都找不到了，到达牛津车站时，他向一位女太太脱一下帽子；他好像认识这位女太太，名字却叫不出来，即便在彩虹饭店吃茶时也想不出她的名字^①。

^① 是指佐里恩在彼得蒙饭店客厅里和伊莲会面时见到的那个女子，也就是包尔第得派来侦察伊莲的密探，一直到佐里恩上巴黎时才由包尔第得正式报告给索密斯，那个密探这时就追踪佐里恩到了牛津，似乎不大讲得通。

第四章 福赛特家人最担心 别人干涉的地方

希望破灭了，那只绿摩洛哥皮的盒子仍旧扁扁地触在他的胸口，索密斯一面颤抖，一面反复盘算着，恨得咬牙切齿。真是蜘蛛网！他走得很快，不在意月光下的任何东西，回忆着刚才经过的一幕情景，回忆着她被他抓着时的毫无表情的样子。愈回想愈肯定她有个情人——她那句“我宁可死掉”的话如果没有情人，她能够说得出来吗？就算她从来没有爱过他，直到波辛尼跑来，她才闹开的。对啊，她肯定有了情人，否则的话，她决不会对他的建议作出这样坚决的回答，因为他的提议从各方面考虑都是合情合理的！好吧！这样事情就更好处理了！

“我要弄清楚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他想着，“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上包尔第得那儿去！”

就在他做出此决定时，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平时在执行律师事务时，他曾经好几次雇用过包尔第得家的私人侦探，即使在最近为了达耳提的案子也雇用过，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还要用这班人来侦视自己的妻子。

这使他有点太为难为情了。

他怀着这种打算和受伤的自尊心去睡了——与其说睡，毋宁说愁了一晚上房顶；只在剃胡子时才猛然想起她是用自己的娘家姓黑隆的。包尔第得在不可能知道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至少在一开头决不会那样像拍马屁似的望着他，而在背后嗤笑他。只说她是一个当事人的妻子。而且这话也说得并没有错——他可不正是自己的律师么？

他深怕自己犹犹豫豫，那样的话，他迟早都狠不下心来。所以他命瓦姆生一清早就给他烧了一杯咖啡，早饭前就悄悄出门，急急忙忙向西城一条小街走去；包尔第得和其他那些为富足中上层人们服务的私家侦探都住在这条街上。过去他总是叫包尔第得上家禽街来看他；因为他的地址他早已知道，所以一会儿他就到了。外面一间收拾得很整齐，简直有点像是放高利贷人家的排档；一位女太太跑来招呼他，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学教员。

“我来看望克劳德·包尔第得先生。他认识我——你不用告诉我我是谁。”

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要雇人监视我妻子，这是他内心想法。

克劳德·包尔第得先生——和路易·包尔第得^①判若两人——是那种黑头发、鼻梁微钩、眼睛深黄而灵活的一类人，人家或许把他当成犹太人，其实是腓尼基人；他带索密斯到了一间有厚地毯和厚窗帘的安静的屋子里；实际上是一间装备得非常隐藏的房间，一点文件的影子都看不见。

包尔第得向索密斯恭敬地打了一下招呼，略带炫耀的神气转动了一下那扇门上的钥匙。

“如果一个当事人叫我去，”他习惯于这样说，“他愿意怎样戒备就怎样戒备；如果上这儿来，我们就得使他相信万无一失。我可以肯定说，我们别的地方可能赶不上人家，在保守秘密这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先生，有什么指教吗？”

索密斯的喉咙已经堵塞了。绝对要瞒着这个人，要叫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只有职业性的利害关系；他不由自主地浮上几丝微笑。

“我今天一大早跑来找你是因为事情特别紧急，”他如果拖延时间，或许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有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女人能够为你办事？”

包尔第得先生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张履历，浏览了一下，顺便把抽屉关上了。

“有的，”他说，“只有她能做。”

索密斯已经坐下来，跷起二郎腿——脸上略带一抹红晕，其余什么都看不出，而这点红晕也许就是他的正常肤色。

“那就马上派她去侦察一位住在采尔西特鲁公寓 D 室的伊莲·黑隆太太，到下次通知为止。”

“立即行动，”包尔第得先生说，“是离婚吧，我认为？”他向一个话筒喊道。“布兰姬太太在吗？我要她在十分钟内来找我谈话。”

“所有的报告都要你来写，”索密斯又说，“而且你要亲手寄给我，上面写好密件，盖上火漆，而且挂号。我的当事人要求绝对保守秘密。”

包尔第得先生笑了，好像在说：“你这不是在班门弄斧吗？我亲爱的先生，”他在刹那间用非职业性眼光瞥了索密斯一眼。

“你叫他绝对放心好了，”他说，“抽烟吗？”

① 这大约是包尔第得的父亲，过去也是干这个行业，而且和索密斯有过接触。